

澳門之旅隨筆

康育義*

應澳門文化研究會梁披雲會長的邀請，在澳門回歸兩週年前夕，2001年12月12日下午，我第一次踏上祖國南海濱名城澳門。兩年前，1999年12月20日，這座祇有23.8平方公里面積、43萬人口的國際化小都市，曾引起全世界的關注。中國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以覆蓋全球98%面積連續48小時直播澳門回歸的消息。也正是在那個全球注目的時刻，我第一次在影視中從海上、陸上到空中全方位看到澳門。在澳門小女孩領唱的〈七子之歌〉的旋律中，我看到澳門美麗的街市，那用黑白兩種顏色的方形小石塊鋪砌成波浪狀圖紋的道路，既獨特又令人神往。那粉紅色的洋樓，掩映在綠樹叢中，顯得格外幽雅明麗。東望洋山上1865年建成的燈塔，不間斷地迴旋旋，向伶仃洋掃出信號光，它令我想起澳門港在世界航海商貿史上的獨特的歷史地位。還有那殘垣斷壁的“大三巴”牌坊的滄桑聖蹟，頓時令人萌發思古之幽情……。這些都無不一一打上了葡萄牙人盤踞的印記。然而，佔澳門人口95%以上長髮黑頭髮黃皮膚操廣東話的澳門人，和明代萬曆己巳年修建的媽祖閣，卻是地地道道地打上了中國歷史的胎記。那香火繚繞的媽祖閣，是四百年前第一批在澳門半島上岸的葡萄牙人問路時知悉的第一個澳門地名。從此，葡文“Macau”（馬交，即媽閣）便成了澳門在國際上通用的代名詞。澳門回歸兩年了，它已成了“一國兩制”下的中國第二個特別行政區。然而，由葡萄牙人稱呼澳門的葡文Macau（英文Macao），看來還是要在國際上一直叫下去，讓人永遠記取澳門有個外文別號的歷史典故。——從澳門回歸祖國懷抱的那一刻起，她在我心中逐漸地明朗起來，令我頓生要到澳門觀光的熱盼。這個願望，終於變成了現實。

一幅動靜相宜的山水畫

澳門和珠海灣仔之間，祇隔一條狹窄的江水，當地人叫它“濠江”。在珠海灣仔回歸廣場凱旋門花園大廈高處憑窗眺望澳門，彷彿乍看到一幅豁然展開的山水畫：畫面上半部是澳門半島，藍天下高樓林立，鱗次櫛比，高低錯落，連綿的建築群從半島的北頭拱北一直向南端延伸至海邊；在淺灰色調的高樓群縫隙裡，偶爾透露出一小片一小塊蔥綠的林木丘地，它們為我提供了澳門原始地形的史前資訊。澳門半島實際上是珠海山地向南伸進南海的一個岬角，岬角地面起伏，出現若干岡丘。現代化的建築依地形展列，與原有低矮的老建築交互鑲嵌。那些岡丘之中，那屹立在半島兩邊的東望洋山和西望洋山，以及位於半島中間

稍高的蓮峰山、炮臺山有它們自己的正名和別號。在畫面的右側隱隱可見東望洋山，山頂上的燈塔清晰可見。不過，今天它已不再是澳門的最高建築，它已被數十層高的現代高樓比低了，最近又被剛剛落成的排列於世界第8位，高338米的澳門觀光塔映襯得更低了下去。畫面下半部是濠江，但見江水粼粼，舟楫在江上穿梭，極富動感。這是一幅生氣貫注的山水畫，一幅動靜相宜的山水畫，給人以無限遐想的餘地。在陰雨綿綿的暮色裡，江霧冉冉上昇，瀰漫在澳門四周，那一絲絲一縷縷飄然漫過的煙靄，使畫面平添迷朦幻變。當黃昏帶來了霧裡賞花似的別樣風情時，澳門就顯現了它那撩撥心弦的醉人夜景，供對岸遊人在入夜時分隔一箭之遙的濠江觀看那閃爍的萬家燈火。此時密集的燈光倒映在江面上，形成條條片片左右晃動

* 康育義，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兼東方文化藝術中心主任，山水畫家，中國岩畫學會和印度英迪拉岩畫學會專家。

的光影，令遊人愈覺對岸那蓬萊仙境似的撲朔迷離。

從灣仔橫渡到澳門

12月12日下午4點鐘，我在梁披雲老會長派來接風的L君陪同下，由珠海灣仔口岸出關，乘渡船去澳門。由於內地去澳門的人大多從珠海拱北海關出境，而由灣仔口岸去澳門的人不多，渡客多為當地人。我乘的這趟船祇有七、八個人，橫渡濠江，船上空蕩蕩的，給我留下了欣賞兩岸景緻的廣闊視野。從江中回眺灣仔，它的全貌盡收眼底，這也算是珠海一景吧？

灣仔原是珠海市一個小村落，背山面江，與澳門隔岸相望。原來的小漁村，這幾年蓋了許多公寓樓群，道路暢通，水陸交通十分方便。聽說早年這裡人口稀少，大約祇有千把人，而現在已發展到一、兩萬人。即便如此，灣仔仍然顯得特別幽雅靜謐，是一處適於休閒居住的好地方。這裡地價不高，房價也相對較低，許多內地來珠海發展的人選擇在這裡居住，甚至有一些知名人士退休下來也悄悄到灣仔買花園洋房安度晚年，更有一些澳門人士也來此地購買豪宅築起他們的安樂窩。澳門回歸前夕，灣仔還在臨江闢出一塊空地，修建一個廣場，命名為“慶回歸廣場”。灣仔口岸就設在廣場的右側江邊。廣場中央矗起一根19.99米高的旗杆，鮮豔的五星紅旗高高迎風飄揚，顯得格外威嚴壯麗。聽當地人介紹，澳門回歸的那天晚上，這裡大放焰火，與澳門焰火隔江呼應，兩邊同胞歡呼雀躍，興奮得熱淚盈眶，氣氛十分熱烈。當時我從電視直播中也見到這個場面，卻想不出焰火到底是從哪裡施放的，直到今天才有機會親臨現場，回味兩年前濠江兩岸那令人難忘的壯觀場景。

隨舢渡船的快速東移，我靠近嚮往已久的澳門，進入讀秒階段。我看舢逐漸靠近的澳門內港碼頭，又瀕瀕回眸漸漸遠去的灣仔口岸。終於到達澳門內港口岸了，我們輕鬆地上碼頭，不需兩分鐘就驗證出關了，早有新朋友在門口守候。外頭窄窄的街道，小車如鯽。我們的車子緩緩穿行於小車的潮水之中，十分鐘後來到距葡京娛樂場不遠的新麗華酒店門口停下，這便是我在澳門下榻的賓館了。聽L

君說，我住進去的“商務專用客房”是澳門旅遊娛樂公司特別提供給澳門文化研究會邀請的“訪問學者”使用的，為此我謹表感謝了。

盧廉若公園

12月13日清晨，梁老先生派了一位博士H兄充導遊帶我先遊覽了位於澳門半島中心位置上的盧廉若公園。也許是起早的緣故，也許是舊街道上鮮有樹木到處都是水泥建築的緣故，當我一腳踏進盧廉若公園時，便感到有一股仙境似的清新空氣撲面而來。

盧廉若公園，又稱盧九花園，由原園主人在盧氏家族排行第九而得名，原為私家花園。據說最初面積比現在大，後產權轉移，由開明人士何賢購得轉贈社會，1974年澳門政府將花園重修開放供遊人參觀休憩。它是一座典型的中國園林建築。園內古木參天，構成高層林的樹種有大樟樹、麵包樹、鳳凰木等，低層林有天竹葵、龜背竹、翠竹和綠蕉等，亭臺廊橋掩映其中，顯得十分幽雅。在幾十畝大的小空間內，竟有成片的樹林假山、荷池翠柳、回廊幽徑、欄橋九曲諸景，可真稱得上小巧玲瓏景色宜人，尤讓我欣喜的是，園內那股濃濃的醇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氣息。其中懸在挹翠亭柱上的一幅楹聯令我驟然駐足，心嚮往之，吟哦不絕。這副楹聯就是澳門文壇宿老梁披雲先生撰書的，不論是內容還是書法，都令我三歎叫絕。聯曰：“縱橫域外大瀛海；俛仰壺中小綠天。”呵！多妙的楹聯，多精闢的概括，多美的意境，多寬闊的天地！縱橫與俯仰，域外與壺中，大與小，瀛海與綠天，字句巧妙，對仗工整，詩情畫意，美侖極致，滿溢哲理，回味無窮，祇有高人智慧，仁者胸懷，大家手筆，詩翁情愫，方想得出，寫得來。把詩情畫意引入園林建築，把深厚的文化意蘊融入園林鑒賞，這是中國園林文化的一大創造。人們進入這樣的園林之中，不能不受其熏陶感染，這也是遊覽中國園林的最大審美特色。我到澳門之前絕不會想到這個世界人口密度第一的小地方，竟然還有如此雅緻別有洞天的園林去處。看舢眼前蔥蘢的古樹，回味梁老的楹聯情思，不禁心中也油然而騰出一副聯語，為誌此番到澳門之遊，不愆附庸風雅，聊勝於無記下作個留念吧：

“大千世界繁華錦繡；老九洞天翠木蔥蘢。”廣東話稱“盧九”聽來頗似“老九”，於澳門園林之冠的所在，“盧九”或“老九”當視為斯文大雅之尊稱了。

遊覽盧九公園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穫。1996年8月我在福建永春戴雲山進行旅遊資源考察時，到仙夾鄉天柱山見到一棵奇異的“怪樹”，樹幹上纏繞着密密麻麻似已乾枯的白色竿狀物，既不像藤子，也不像稻草，究竟為何物，一直是個謎。1999年，我以天柱山的“怪樹”作為模特，創作一幅山水畫〈江南早春〉，在畫面主位上畫了兩棵落葉大樹，在大樹幹上畫了許多“膨脹物”。它們是甚麼？真不知道。這次在盧九公園裡，見到了好幾棵百年老樹，枝幹上都纏繞着許多寄生藤本植物，它們是那麼蔥翠，把原本的樹幹繞上厚厚的一層“外衣”。如果這些藤本植物乾枯了，它們的枯藤仍然會繞在樹幹上。我終於解開了天柱山“怪樹”之謎，也由此找到了〈江南早春〉自然原型的謎底，這真是“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龍華茶樓

澳門開埠以來經過四百年，可以說是一個商業化程度很高的小都市，隨着資訊化的提高，澳門已成為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商旅中心。與之相適應的澳門文化，既有西洋古典的，又有中國傳統的，正如我此行的“博導”H兄所言，那叫跨世紀“中西合璧”。此言不錯，而且還得到有力的證明，這便是我要在這裡記上一筆的龍華茶樓。

龍華茶樓位於紅街市提督街3號鋼筋水泥建築的第二、三層。茶樓老闆姓何，是位三十開外的年輕人，而在茶樓裡跑堂的夥計卻都已年逾花甲。聽說，這個茶樓，是他父親傳下來的。又聽說，他祖家廣東中山。其父在澳門，乃窮苦人，後來積攢一些錢，便開了個茶館，供患難弟兄歇息，飲茶聊天。這幾個老夥計便是其父手下的忠僕，由於其父為人厚道，彼此結下了深情厚誼。先人西遊，子承父業，仍然繼續開此茶樓（廣州人稱為“茶居”乃以茶館為居所之謂也）。老夥計也捨不得走，仍舊跟姨小老闆埋頭幹活。龍華茶樓因此一切規章照舊，本來無話。然而，奇也就奇在龍華茶樓竟成為澳門獨此一家的小鳥公寓。它雖處在寸土尺金的澳門市

廬中心，樓舍也算是現代的鋼筋混凝土商業樓房，可是樓內卻保持着一派原始狀態，沒有耀眼的裝修，桌椅也是陳舊得快成古董的卡位和家常圓桌之屬。來茶樓的人不少，華人和土生葡人都有，總而言之，五湖四海。臨街窗戶上、牆上掛着幾十上百隻鳥籠，甚至桌上也擺放着幾隻鳥籠。人們圍聚聊天，邊喝茶邊叫點心，還有一般粉麵飯菜。茶客們談笑風生，鳥兒也不甘後人，嘰嘰喳喳叫個不停，整個茶樓成了人聲鳥語啾啾爭喧的歡樂世界，可真是：“粵語葡語，句句相連，前仰後合聚福地；人聲鳥聲，聲聲呼應，此伏彼起鬧洞天。”我跟姨H兄來到靠窗的卡位，剛側身入座，何老闆便笑嘻嘻過來招呼。我們先要一壺茶，老闆略帶歉意說：“沒有好茶。”我們說，有甚麼茶，就來甚麼茶吧。片刻，老夥計端上一壺烏龍茶，味道確實也夠平民化。我不在意這些，祇是樂於在澳門鬧市中追求那一派久違的鄉野氣息，體驗澳門舊茶居子遺散發出來的那股引人懷舊的逸興餘韻，一邊飲茶，一邊聊天。

龍華茶樓在經營上確實延續着一種古老的鄉土情懷，它以接納雀鳥愛好者為宗旨，不以贏利鑽營為目的。不賣座位錢，你愛坐多久就坐多久。來茶樓者，可泡茶，也可不泡茶，可以自帶茶葉茶具，或者乾脆把自己的整套茶道器皿長久地佔據那鳥籠陣下的一個固定位置，令人感到猶如置身於世外桃源大有不知今夕是何年之感覺。茶樓也準備了一些點心，如飽子、燒賣甚麼的，少不了還有一大鍋白粥，客人可以自己拿碗勺取，不必事事都驚動店家，喫完離店才付錢。茶樓除泡茶、小點外，還供應風味小炒。我們要了兩份“乾炒牛河”，據博導老兄說，這是地道的廣東鄉下炒牛河，用的是鄉下那種鑄鐵鍋，燒大火快炒的，稱為大牌檔鑊氣炒法，焦味噴香令人直嘔唾液。“乾炒牛河”，這是廣州人叫法，老法是用地道的廣州天河白雲山淌下的清泉水做成米漿蒸出粉片加上嫩牛肉片和綠豆芽兒等佐料熱鍋快炒而成為珠江三角洲民間膾炙人口的名菜式之一。所謂“夠鑊氣”者，H兄說，鑊者，美式英語Wok也，乃珠江口傳去歐美的一個“外來語”，原指佛山鑄造的生鐵鍋也，唯有它才能燒紅澆油炒出“鑊氣”，此乃“喫在廣府”祕訣之一。乾炒牛河的學問原來如此碩博，我這趟來澳門遊真格的不虛此行了。龍華茶樓的炒牛河味



青
之
光

為披雲先生之

九十五華誕而作

辛巳夏月

康山岩寫於

南京大學

戴雲山畫



道確實好，有一股特別的香味。這種香味來自牛肉和調料（醬油、蔥）火爆的熗味，我這次是充份體味到那特有的廣府“鑊氣”了。

龍華茶樓既是泡茶休閒場所，也是聽鳥語觀世音的好去處。聽說這裡每年還舉行賽鳥活動。看，牆上還掛幾面賽鳥優勝獎旗呢，其中一面是“96/97畫眉鳥比賽冠軍”錦旗。可以想象，彼時進行畫眉鳥比賽時那種熱鬧場面：人們的喝采聲一浪高過一浪，衝出窗外，直上九霄，豈不快哉！H兄說，澳門街“獨此一方樂土”所保存下來的中國傳統民俗文化的稀珍子遺非同小可。他說，除了“鬥鳥”之外，還有即將絕種的“鬥蟋蟀”，那構成另一番“秋聲漸逝”的昔日賭城流年殘景。可惜，我這番是無緣目睹了！

在澳門這個獨特的袖珍資本主義世界裡，像龍華茶樓這種淡泊金錢重視生活情趣的經營者，可以說實屬稀珍罕見，堪稱澳門一絕了，“僅此一家，別無分店”。確實，如果將它那與紅街市對峙的兩層樓舍出租，光每月租金就相當可觀，我想何老闆不會不算這筆賬，可是他卻不屑於收取租金吃現成飯，竟樂於開個專供百鳥爭鳴的老茶居，為澳門街留下了一窗與鳥共存的風景，成為澳門街一絕！何老闆圖的是老茶居那份情趣，那份從父輩傳承下來的中國文化的情趣，這真是“五十年不變”呢！

我想看一看毗鄰“紅街市”菜市場生意火爆的場面，似乎已經聞到那裡飄溢出來的魚腥味聽見喧囂不絕的叫賣聲。可是，這一刻龍華茶樓才真是令我戀戀不捨呢！當H兄帶我“賣單”（算賬）離去之時，何老闆竟執意不收他分文錢，還連連說難得難得，難得迎來了一位中國山水畫家，還說一定會去參觀我們即將開幕的書畫展。此情此景，成為我在澳門街的第一樁奇遇了。

書畫聯展

出席“梁披雲先生康育義教授書畫聯展”開幕活動，是我這趟澳門之旅的最大事情。

梁披雲先生，原名龍光，號雪予，又號雪廬，名聞遐邇，是我的同鄉老前輩，今年九十五歲。他長期旅居海外，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社會活動家、詩人

和大書法家。我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唸中學時，便知道他的盛名。我這次能專程來澳門跟隨梁老叨陪末座同堂展出，真是三生有幸，榮攀龍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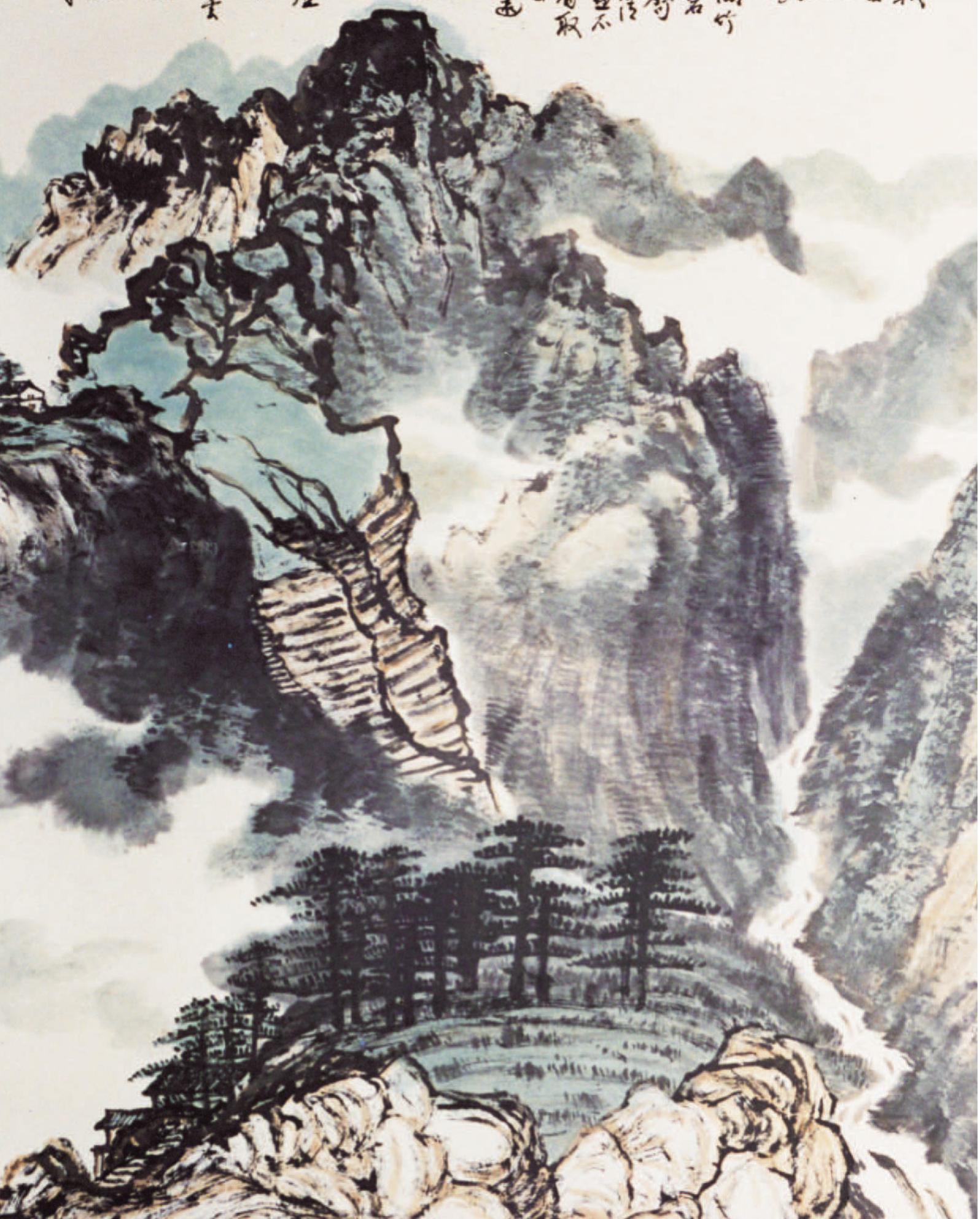
梁老1907年出生於福建永春縣戴雲山腹地的蓬萊巷，自幼受庭訓，立志教育報國，以教育促中華民族之崛起。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部大學院。二十二歲創辦泉州黎明高中，在中國教育界嶄露頭角。在長達七十餘年的教育生涯中，他當過吉隆坡尊孔中學校長、印尼蘇東中學校長、泉州國立音專校長、海疆專科學校校長，出任福建省教育廳廳長，曾任印尼《火炬報》主編。在抗日烽火連天國家危難之時，他率海外華僑慰問團，從緬甸入雲南，回國慰勞抗日軍民，寫下了“相期長報國，忍說此行難”的感人詩句。他先後創辦泉州黎明高中、吉隆坡中華中學、泉州黎明大學、澳門福建學校等。他77歲創辦黎明大學時，親任董事長兼校長，真是披荊斬棘，筚路藍縷，老驥伏櫪，壯心不已。他畢生醉心於教育，賢德仁心，澤被海內外，桃李滿天下。今日海內外不少成功的事業家、跨國公司老闆是他的學生，許多學生成了國家棟樑。他被譽為“傑出教育家”，實名不虛傳。

梁老還是一位傑出詩人，輒好漫詠遣興，有感而發，異夫無病而呻。1991年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的《雪廬詩稿》，展現了他的賢哲智慧和愛國愛民的赤子之心。他的詩，清如月泉，醇若陳釀，美比奇境，妙似琴韻。尤其是山水詩，格調清新，意境深邃，再現了盛唐詩國所蘊涵的磅礴氣象。梁老書法更是獨具一格，被譽為“世界書法大師”。他的書法平和圓潤，蒼勁高古，鋒藏而靈動，秀麗而不媚。他的字是典型的文人字。他不去追求書家之名，平生卻酷嗜筆墨耕耘，無意之中形成自家用筆風格，造就成金石為開的書法大家。他的字人稱“梁體”，其特徵是不矯揉造作，不劍拔弩張，無盛氣凌人之態，筆劃性溫，含而不露，帶三分禪靜，卻綿裡藏針，充滿神韻，風骨高逸。因此，“梁體”是披雲先生崇高人格、天賦智慧與豁達胸懷的結晶，被推崇為“現代書法之上品”。據說梁老墨寶在南洋早有“一字萬金”之傳說。

這次聯展活動是由澳門文化研究會主辦，得到澳門文化局贊助的。聯展內容全部是以梁老的《雪廬詩稿》進行創作的書畫作品，梁老揮毫，我借他的詩意作

戴云山居

松園竹
澗碧
烟舒
丹之活
暉豈不
如看取
洞玄
歸去
山居
友
仁
愛
吾屋
詩曰
盤石
官
梁披雲
先生
詩意
康山
岩於
南志
大等



畫，這樣一幅字一幅畫並排展出，形象地展示《雪廬詩稿》的魅力及其深邃的意境，把澳門伽思蘭陸軍俱樂部整個展廳點綴得高雅堂皇，生機勃勃。很顯然，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書畫聯展，它既是澳門文化研究會同仁對梁老九五華誕的慶賀，成為澳門文化界的一件盛事，又是獻給澳門回歸祖國兩週年的綵禮，因而備受關注。據統計，共有百多位知名人士贈送花籃花牌，展廳裡外飄綵奪目、百卉競香。來自澳門各界的頭面人物、社團負責人，甚至不少政界人士，他們出於對梁老的敬重，絡繹不絕地到展場參觀祝賀。12月15日下午5時，書畫聯展開幕式在澳門陸軍俱樂部何賢展廳隆重舉行。由澳門文化研究會魏美昌副會長致開幕辭，梁老和我致答謝辭，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外交部駐澳副特派員韓肇康、澳門文化局一位副局長，以及澳門文化界知名人士崔德祺、李成俊、林近、唐志堅等為書畫展剪綵。各界嘉賓數百人出席開幕式，氣氛熱烈隆重。主辦者還在展廳擺設雞尾酒招待賓客，增添了歡慶氣氛。這種情況和內地舉辦畫展的形式有很大不同，令我畢生難忘。

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操辦本次聯展的澳門文化研究會的師友同道，以及華僑大學澳門法律班的全體學員。他們為這次展覽做了大量工作，從策劃籌備到組織運籌，從佈展、接待到開幕式的順利進行，裡裡外外，盡心盡力，為展覽的順利開幕做出了重要貢獻。

路環島黑沙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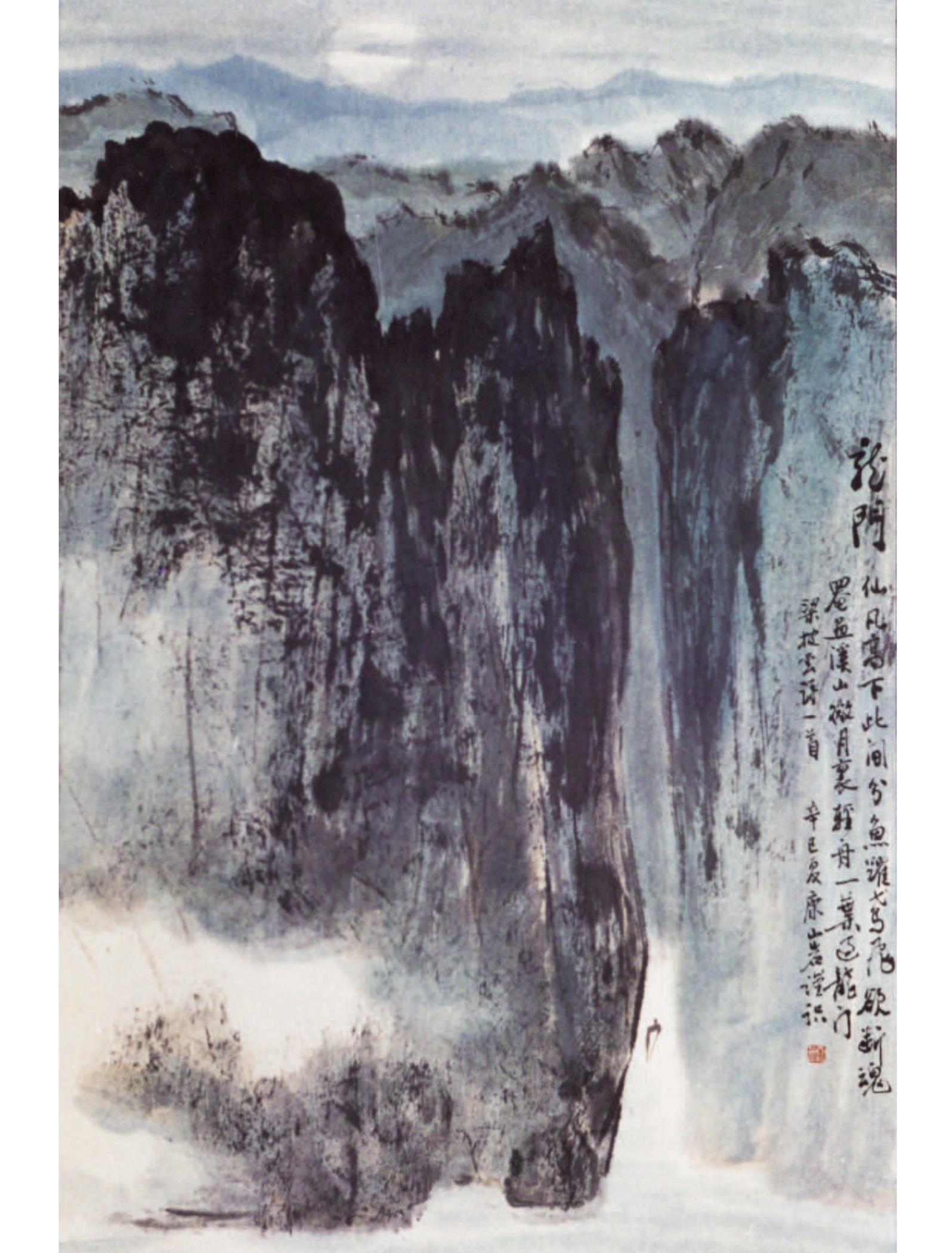
路環是澳門南面的一個大島，面積8平方公里，比澳門半島還大。現在，從澳門經由仔到路環已有大橋和海堤相連，交通十分方便，從澳門大約20分鐘車程便可到達路環島。和澳門高樓林立、道路狹窄、人流車流擁擠不堪迥異，路環卻是人煙稀少一片蔥綠的淨土。寬敞的環島公路，可以從海邊一直盤旋到山頂，一路上沒見到幾輛車，遊人也極少見到，我們彷彿進入了大山叢林。島上建築也不多，在山上偶爾可見到幾座低矮房子，其色彩與山林相協調，點綴於僻處顯得十分幽雅，也十分入畫。在島上，你大可無拘束地飽賞自然的蔥翠、大海的湛藍、空氣的清新、世界的恬靜。你也可以大聲呼喊，對妖藍天白雲傾吐衷腸，訴說你對山海的

繾綣依戀。

L君的寶藍轎車直開到山頂，但見一座大平臺，空蕩蕩的，有兩三輛小車停在邊上。平臺的南端有一座臨時搭建的簡易平房，供奉從湄洲請來的媽祖娘娘分身塑像。那根本不像廟宇的簡易平房，香火卻很旺盛。來此地遊覽的人都會買一束香燭敬獻，有的是從澳門半島專程來燒香的本地住民，也有從香港或臺灣來的虔誠的朝拜者。守“廟”的兩個中年人，操泉州及莆田口音，是我的閩南大同鄉，大家於是很快就攀談起來。湄洲屬於莆田縣轄，湄洲出媽祖，這兩位老鄉，跟媽祖從家鄉到了澳門，日夜陪伴媽祖，竟無遐顧及家事，虔誠程度無以復加。這裡的媽祖信眾，與內地、香港、臺灣信眾之間的交往十分密切。在1999年澳門回歸前幾年，澳門文化研究會曾三番五次建議政府為媽祖塑像，聽說梁披雲先生和賀田先生還親自到路環勘探地形，H兄受命起草報告，請廈門大學兩位藝術教授設計方案，結果白忙了一陣。後來，雕塑工程終於由澳門的一位民間藝術家梁晚年承造，不久在豐石塘山頭豎起一尊19.99米高的漢白玉媽祖立像，媽祖娘娘就在路環最高峰保佑澳門永遠繁榮安寧。

如今，立像下方正在興建“媽祖文化村”。看來路環島整個山頭，不久的將來都要變成媽祖娘娘的領地了。一旦媽祖文化村建成以後，這裡將是媽祖文化交流的又一大聖地。從福建莆田湄洲作為起點，經香港、澳門，然後北折到臺南、臺中、臺北，環繞臺灣海峽形成一個信奉媽祖的文化圈。媽祖文化是海洋文化和道家文化的奇妙結合。一千年前的漁家姑娘林默，她怎麼也想不到，後人會如此地敬奉她，更沒有想到她竟有如此神力，用自己的塑身連繫兩岸四地的廣大信眾。在參觀媽祖塑像和媽祖文化村工地之後，我不禁又有點擔心起來，以後的路環島還會保持現在的寧靜麼？還會有現在那份潔淨的空氣麼？路環會不會由此走上過度開發的道路？這塊淨土還能維持多久？但願我的憂慮是多餘的。據說，就在媽祖巨塑的對面一片填海地已經奪走了一片紅樹林的環保景觀，而快要形成一個“開發區”了。目力所及，大片植被已經揭掉了，處處裸露的泥土疤痕已經觸目可見。

從路環龍爪角山頂，但見湛藍的海浪拍擊一彎曲岸，這便是著名的旅遊休閒勝境黑沙灘。這裡的海



龍門

仙凡高下此間分
魚灘七馬原
欲斷魂
巖壑溪山微月裏
輕舟一葉逐龍門
梁世宏詩一首
辛巳夏康山畫謹識



沙黑得發亮，黑沙隨着海浪一波又一波地從遠方推到岸邊，形成一輪輪的眉黛沙紋。這些眉黛沙紋是日夜潮汐周期運動造成的，因而也就成了記錄南海水文運動的天然地理書。我走下防堤，俯身細察眉黛沙紋的構成，原來“黑沙”不是別的，是很細很細的磁鐵礦沙，它們來自當地花崗岩中的磁鐵礦。我看黑沙灘的形成機制是這樣的：含黑色礦物成份較高的花崗岩，在海浪沖擊侵蝕作用下發生崩解。崩解的花崗岩碎塊，在波浪作用下不斷粉碎成細粒礦沙。其中，淺色的礦沙是石英沙和長石沙，深色的礦沙主要是磁鐵礦沙和黑雲母沙。這四種礦沙比重是不同的，且堅固性差別很大。長石沙和黑雲母沙硬度較小，容易被進一步粉碎成泥，它們不可能在波浪動蕩的沿岸帶留存，而是在海水較平靜的深海地帶沉積下來成為海底淤泥。石英沙和磁鐵礦沙硬度大，它們經得起波浪的長期作用，並被帶到水動力較強的沿岸帶沉積下來。由於石英沙比較輕，它們是在潮汐波尚未到達岸邊形成拍岸浪之前就沉積下來了，而磁鐵礦沙比重大，它們被波浪捲到拍岸浪消失帶才停下來。這樣，在每次波浪由遠而近的運動過程中，實際上是一次次篩選過程，黑色的磁鐵礦沙總是被推到近岸帶，淺色的石英沙總是被留在遠岸帶。海洋每天每月每年的潮汐帶都在變化，其水動力條件也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久而久之，便在高低潮線之間出現一個主要由磁鐵礦沙和石英沙組成的黑沙灘。

在花崗岩類岩石中，所含的磁鐵礦物數量是不同的，有的花崗岩幾乎不含磁鐵礦，因此那裡形成的海灘沙幾乎都是由石英沙組成，這就是我們經常看到的石英沙灘。如果石英沙裡面還外加珊瑚和貝殼類生物骨骼破碎形成的生物碎屑沙，在日光照射下，泛出銀白色珠光，十分潔淨迷人，就形成生物骨屑銀沙灘。廣西北海的銀沙灘就是屬於這種類型。路環及其周圍出露的花崗岩，屬於含磁鐵礦比例比較高的一類，故出現黑沙灘。銀沙和黑沙都應當被認為比較稀少的類型，屬於名貴海沙灘。當然，黑沙灘和銀沙灘的形成，除了原始物質成份外，還與特殊的地形密切相關。路環的黑沙灘分佈在一個弧度很大的新月形海灣裡面，從水動力學角度看，這個內凹的海岸是海水能量相對較小的沉積岸，是黑沙沉積的理想場所。反

之，路環島龍爪角的向外凸出岸，是海浪強烈衝擊的地方，屬於侵蝕岸，那裡祇有被衝擊剝落下來的大塊岩石，不可能停留細沙。因此，從地質學角度評價，路環黑沙灘是特殊地質條件下出現的，真是來之不易，得之不易，遇之也就自然更加不易的了。

路環是澳門的人間仙境。那翠綠的島嶼，堅硬的礁石，黑色的海灣和那白色的別墅彼此協調，構成自然天趣的美景。還有那風聲和濤聲，鳥聲與蟬聲，和那天籟之聲遙相呼應，相互疊加，匯成交響之樂章。路環是澳門最美的地方，是旅遊休閒度假勝境，是開關國際會議中心的理想佳境。她的柔美，她的豐韻，她的幽雅，她的靜謐，足以讓每個追求返璞歸真的旅遊者動情迷戀而忘返。可惜的是，時間不容許我留下作畫，祇有讓那兒的一幅幅“世外美景”深深地植入我的印象之中……

朝覲高欄島巖畫

12月19日下午，陽光和煦，南國的暖風微微吹拂，妖人們的笑臉。我有幸在珠海博物館李世源校友的陪同下，乘車前往高欄島參觀那裡的巖畫。同行的還有L君（她是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後，也是我的校友），博物館展覽部楊主任以及我的夫人苔麗君。

高欄島位於珠海市區的西部，約40分鐘車程，和澳門的由仔、路環一樣，都是珠江口西部沿岸帶上的小島嶼，面積祇有幾平方公里。由於那裡有古代巖畫以及開發成港口，因此近年已修築一條海堤與大陸相連，汽車可以直接開到島上，交通十分方便。

高欄島上的巖畫是出了名的。這不僅是中國巖畫地域分佈的代表巖畫點，而且還由於它的內容代表海洋文化類型，以巖畫保存相當完整而著稱。中國著名巖畫學者陳兆復教授在《中國巖畫發現史》一書中，將珠海高欄島巖畫專門列為一節予以介紹。從1991年開始，我在南京大學講授《中國書畫》課時，便在〈中國的巖畫藝術〉一章中，把珠海、香港、臺灣三地的巖畫歸入海洋文化類型介紹給學生。在課堂上，我祇能根據陳兆復的資料拍成幻燈片放給學生看，自己也沒有實際經驗，因此介紹時祇能從別人之說，顯得不實在，不像介紹賀蘭

山巖畫那樣講得生動，有血有肉，既有自己考察的彩色圖片，又能講出每幅巖畫的詳細產出情況。作為海洋文化巖畫的典型代表，高欄島巖畫對於我既親切又陌生，早有想去實地一見的夙願。此次承蒙李兄盛意陪同前往，真有說不出的高興。

我是抱虔誠的心去高欄島的，與其說是參觀考察，不如說是朝覲。高欄島主峰叫猛鷹山，海拔157米，位於寶鏡灣的東側。巖畫產在猛鷹山山坡上。車子進入高欄島村再往前行大約五分鐘，翻過一道山樑，面前出現一道海灣，便是寶鏡灣。我們的車子在猛鷹山山坡下停下來。李兄帶大家上山坡，大約在20米高的山坡上，幾個考古探坑展現在面前。李兄向我介紹近三年來在此地考古探查的情況，以及研究成果。這裡發現古人搭建房子留下來的柱洞，在遺址內和周圍發掘出石器、石鏃、網墜、石英材料以及陶釜等器物，時代定為新石器晚期。這無疑是很重要的發現，表明早在新石器晚期，也即五千年以前，這裡便有古人居住，他們以打漁為生，並且已經學會織網捕魚，石鏃是漁船的停泊物，石網墜是漁網的遺存物。我們再向上走，大約在海拔50米高的山坡上，見一花崗巖巨石，鐫刻“珠海市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寶鏡灣摩崖石刻畫。珠海市人民政府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日立”的白色石灰岩石牌。就在此巨大花崗岩的背後，蘊藏著名聞中外巖畫界的高欄島巖畫。考察巖畫產出的地質環境，不難發現，巖畫是刻在這塊花崗岩節理縫的兩邊崖壁上的。岩石的節理原本是沒有大縫的，現在看到的這道節理縫寬約一米，很顯然這條大縫是被一次大地震震開的。地震肯定發生在新石器時代之前，地形上成了“一線天”，古人便選擇在這塊天然形成的平面上鐫刻巖畫，以表現他們的海洋生活，反映他們對海洋生活的祈盼與寄望。後人把這個刻有巖畫的“一線天洞”稱做藏寶洞。

猛鷹山上的巖畫，除了藏寶洞外，據李兄介紹，在山頂上也有兩處，內容是太陽（稱為太陽石）和人體活動，在李世源、鄧聰主編的《珠海文物集萃》一書中有它們的圖像。

從巖畫的內容、簡繁程度、刻畫工具三方面去分析寶鏡灣巖畫，大概可以分成兩個不同創作時期。早期創作的巖畫圖像簡單、拙稚，刻畫工具是石器，大

概是用石英做工具，在山頂上磨刻，磨刻出圓圈圈的“太陽石”，表示對上天和太陽的崇拜。“太陽石”應當被認為古人對天對太陽進行祈拜的偶像，而且每次祈拜時都要用石英工具磨一磨，這樣久而久之，這個圓圈圈的“太陽石”便被磨得很深，時至今日仍然清晰可見。人體活動的巖畫，線條也比較簡單，也是用石英工具磨刻的，但由於不是祈拜物件，磨刻完成以後再也無人去重複加工，因此經過數千年風雨侵蝕，現已模糊不清了。所以這兩處巖畫的創作時代，均應與海邊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相對應。特別是“太陽石”，應當被認為是新石器時代漁民為了祈天而創作的，它被刻劃在猛鷹山之巔是自有道理的。山半坡藏寶洞的巖畫是用鐵器開鑿刻畫出來的，圖形極為複雜。因此，不論是創作工具出現的年代，還是圖形繁複所透射出來的人的智力發展來看，都應當是比較晚的，不可能與太陽石創作時代相提並論。

然而，關於寶鏡灣藏寶洞巖畫內容的理解，卻出現不同的說法。比如，陳兆復認為“珠海高欄島巖畫是海洋文化的代表作”，認為“首先畫幅上有許多艘船組成的船隊，其二是波浪，……船隊在波濤洶湧、白浪滔天中前進。其三是人物，是在風口浪尖上跳躍的航海者。”珠海李世源在研究藏寶洞東壁巖畫後，認為“巖畫內容不僅涉及史前百越氏族的圖騰崇拜、宗教信仰，還再現了史前先民祭祀實況以及用‘人牲’的過程”。李氏詳細地分析了巖畫各個部份的意涵，以及與歷史上民族民俗的相關對比，從而得出他對寶鏡灣藏寶洞東壁巖畫的“破譯”。看來這幅巖畫構圖之複雜，意涵之深廣，真夠人們費功夫，為它的解釋大傷腦筋。

我國巖畫研究還祇是開始，是近十幾年的事，對於巖畫內容的研究，完全是可以見仁見智百家爭鳴的。珠海、香港、臺灣三地的巖畫，涉及海洋文化的新領域，研究更是很不夠的。對這三地巖畫的研究更應急起直追，先來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才能漸趨一致。從澳門到高欄島，近在咫尺，我相信澳門和珠海的學者及業餘愛好者，能夠多多關心近在“家門口”巖畫的研究，何況據說澳門離島也曾經有人見到巖畫的遺痕呢，那就更值得大家關注了。這段話祇能看作是我這一次“澳門之旅”的尾聲，然而它已讓我滿載而歸了。